東國通鑑

十二

共二十九

癸卯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一

高麗紀

仁宗恭孝王一

諱楷字仁表古諱構睿宗長子母順德王后李氏性仁孝寬慈好學多才待師友以禮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八

元年（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太宗天會元年）春正月宋使許立來○幸外帝釋院自是屢幸寺院○前知御史臺事李永幸于貶所永父仲宣以安城

郡户長選為京軍永幼從師學問父歿欲繼
業為胥吏以狀付主事揖不拜主事怒且罵
永即取狀壞之曰吾可以科舉仕朝何敬汝
為遂勤業擢第歷史館臺諫及韓安仁見殺
永以妹壻坐流珍島或告曰似聞君之母子
將沒為奴婢永曰吾以内省不疚故忍死待
時若老母以予故沒為賤隸吾何苟生乃飲
酒一斗憤懣死時人惜之資謙遣術士瘞道
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禱則愈後資謙
敗其子請改葬堀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

事命吏部削罪案永夭資方直不爲權貴所
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智祿
延等毀斥朴景升永皆與焉○以金緣判秘
書省事監修國史緣有文名清節睿宗深器
之擢置宰輔恩禮優重及王幼冲嗣位外戚
用事緣恐及害懇辭乞退不許至是將赴衙
聞衙上童謠因墜馬歸卧求免愈篤故有是
命○夏六月宋遣禮部侍郎路允迪中書舍
人傅墨卿來詔曰朕聞嗣國甫謹修方諒惟
善繼之初克懋統承之望遽經變故深極傷

擢肆遄命使之華往諭象賢之寵載齎賚予
併示哀榮宜祗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
賜卿禮物王詰塊堂受祭奠帛慰允迪等告
王曰帝聞先國王薨逝嗣王傳業故遣使致
奠帛慰詔書祭文皆御製親札在元豊間祭
帛止是常例今恩禮甚異特加父子之寵大
觀年間所降詔書內特去權字以示真王之
禮今此御札亦示殊恩但先王為已受遼冊
命故避諱耳今遼命已絶可以請命朝廷王
荅曰弊邦自祖宗以來樂慕華風況我先考

以禮事大以忠述職雖在海外心常在於王
室故天子灼見屢加寵澤今又親製祭文特
示異恩於臣職銜又去權字雖先考嘗蒙此
禮小子何足以當之所謂册命天子所以褒
賞諸侯之大典也今憂制未終而遽求大典
於義未安實增惶愧冀於明年遣使謝恩并
達微誠惟公等善為敷奏○秋七月以李資
謙判西京留守事○遣河則寶如遼自龍州
泛海不達而還○冬十二月以崔弘宰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為吏部尚書叅知政

甲辰

事

二年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太師中書令李資謙以母喪去位母金氏性貪吝抑買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市人相賀○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晙卒晙英銳好學善屬文擢甲科出爲晉州司錄清白有政績尹瓘之伐女真也以刑部郎中爲左軍判官及軍敗瓘怒縛軍士將戮之晙大言曰今日之敗由兵馬使林彥之失律也釋此不問而戮軍士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

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二月李資謙流
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于昇州褥地島弘宰
起自將家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作威福
時資謙驕溢自知不爲人所服常畏圖已有
武人權因者知其意訴資謙曰弘宰與將軍
鄭旌淑李神義陰謀將不利於令公資謙以
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宰爲人難測不可保其
不然也資謙乃密奏流弘宰又流旌淑神義
及弘宰子翊溫端僧道休及溫妻父盧令琚
于遠地○夏四月遷惠宗神主于順陵祔睿

宗于大廟時人議曰惠宗有功德於民當為不遷之主遷之非禮也○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中書令李資謙曰公先王之所付託沖人之所尊親任大而責深功崇而德重不可與羣僚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此雖異數亦率舊章所宜祗受無或固辭仍趣釋衰赴朝賜衣帶鞍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終制昇中上劄字請以賜中書令詔書及中書令陳謝章表付史官書諸史策以彰陛下親賢之意大臣至誠

行孝之節盖欲媚資謙也○初宋明州往道
濟祝延祚随商船到本國不還明州再移文
取索國家上表請留至是帝許道濟等任便
居住○秋七月親禘于大廟太祖東向德靖
文睿為昭顯順宣肅為穆○遣使冊李資謙
爲亮節翼命功臣領門下尚書都省事判吏
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食
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宮曰懿親封其妻崔
氏為辰韓國大夫人子之美為秘書監樞密
院副使公儀為尚書刑部侍郎之彥為尚書

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胄為尚書戶部郎
中知茶房事之允為殿中內給事之元為閤
門祇候以子僧義莊為首座王出乾德殿門
外親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私第
賀崇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後乃知之時
又有旨追封資謙祖考朴昇中建議請以竹
冊封崇告墳日賜教坊樂禮部侍郎金富軾
以為宗廟用樂象平生若墳墓丘壟之地皆
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
號資謙生日為仁壽節富軾以為生日稱節

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為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金若溫曰侍郎議至當吾無間然○遣樞密院副使李資德御史中丞金富轍如宋謝恩○李資謙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叅以上階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市道水深一丈震迎恩館

臣等按 君臣之名分如天建地設不可以私意而亂之也在仁宗朝資謙親則外舅尊則國舅然君臣之名分猶在也今乃不

稱名不稱卿開府建宮又令百官陳賀猶
二君於國所謂名分顧安在哉使之益驕
其志長成其惡漢之王鳳音莽復生於今
而明者知將有上官桀安之變矣夫陽君
道也陰臣道也陽道衰而陰沴作理自然
也今資謙以臣抗君以陰抗陽賀事纔畢
而有大雨大水之變天道之不僭若是可
不畏哉

八月李資謙納第三女于王資謙恐他姓為
妃則權寵有所分故强請之王不得已從之

是日驟雨大風拔木○御神鳳樓大赦教曰
朕自叨上嗣濫位震宮不能以孝行奉於君
親仁德聞於士庶不天遘禍易月終喪抱弓
劍以哀號覩羹墻而永慕欲尊外家之長以
慰先后之靈况朝鮮國公忠誠夾輔功業既
崇遣使策命公及夫人兼叙用諸子壻以
餘恩推及內外斬絞二罪以下咸赦除之望
秩山川饗老人及篤癈疾鰥寡孤獨義夫節
婦賜物有差凡有職者各以次陞職是日中
外所獻方物悉歸崇德府○冬十二月以拓

後京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三年 宋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 春正月李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是日又大風雨

臣等按 資謙去年納第三女今年納第四女昔魏公操窺伺漢鼎納三女于帝為貴人宮中動靜無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即操之計資謙曾信圖讖李氏得國之語畜無君之心非一朝一夕史氏以資謙納三女為懼權寵之分何見事之晩也

夏四月拓俊京自免歸其鄉谷州王聞之遣侍郎崔湜等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未幾復職○詔廣明宅是朝鮮國公祖先所居命有司修葺令旣訖功改號重興宅仍許資謙入處遣參知政事李壽等賜教書及衣襨金帛土田奴婢鞍馬甚厚幸其第置宴用家人禮夜分而還以之美試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公儀爲衛尉卿諸子弟姻婭拜官有差○清平山人李資玄卒資玄生長富貴黨緣戚里乃厭紛華愛閑適棄官入山以終其身

然性吝多畜財貨擧物積穀頗爲一方農民所苦及有疾王遣内醫問疾賜茶藥○五月遣司宰少卿陳淑尚衣奉御崔學鸞如金金以國書非表又不稱臣不納○秋八月幸西京○九月樂浪伯金景庸卒景庸偉麗有風采負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見之曰子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是頗自負及爲宰相倚勢殖貨治第壯麗時議譏之○冬十一月王至自西京○十二月以拓俊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朴昇中叅知

丙午

政事李之美知樞密院事
四年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春二月冊王妃李氏為
延德宮主即資謙第三女也○內侍祗候金
粲錄事安甫鱗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等
謀誅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俊京舉兵犯
闕殺甫鱗祿延左僕射洪灌知樞密院事金
縝等流粲于遠地初睿宗晏駕王幼冲即位
資謙欲固其權寵納兩女于王有不附己者
百計中傷以其族屬布列要職多樹黨與自
尊為國公開府置僚屬稱生日仁壽節內外

賀謝稱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公行縱其僕隷奪人車馬載輸已物小民皆毀車賣牛馬道路騷然資謙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第授冊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粲及甫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祿延謀請除之王遣粲問計於平章事李壽金仁存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絶況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王不聽祿延等召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元妻父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

卓等素疾之約束既定至是日初夜率軍入
宮先殺俊臣及俊京子內侍純祗侯金鼎芬
錄事田其上崔英等投屍於宮城外內直學
文及郞中王毅踰城奔告其詳資謙俊京等
相顧戰恐召集宰樞百僚于其第資謙蒼黃
失措使之義社復議詞皆莫知所對俊京曰
事急矣不可坐待乃與崔湜李侯進尹翰等
率數十人夜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
鑰開闗入至神鳳門外呼譟殷地祿延卓等
膽落不能出資謙使人火崔卓吳卓秀碩等

家因其妻奴濯直宿都省嘆曰主辱臣死吾
可自安翼日黎明至西華門扣扉請入祿延
使縋上之因侍王側後京見俊臣輩屍恐不
免與之甫湜俟進金鼎黃曹舜擧尹翰文仲
經等召聚軍卒入取軍器庫兵仗進圍昇平
門資謙子僧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子城門王御神鳳門張黃傘後京軍卒望見
羅拜呼萬歲王問汝輩何為操兵而至對曰
聞賊入禁中請衛社耳王曰無之令侍御史

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宣諭軍士解甲投兵俊京怒拔劒逐仲等令軍卒復擐甲執兵大呼或有流矢及御前義莊之徒斧斫神鳳門柱有自樓上射僧中其頭即斃資謙使衹候崔學鸞錄事邵億至宮門上奏請出禁中作亂者言甚不遜王默然有內侍朴深造者昇中之子也自宮溷中出夜上矢汁淋漓經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俊京遣億謂資謙曰今日向晩恐賊乘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擒之資謙使之羲問李壽答曰宮宇相比恐

延燒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
府監黃灰木將作監木植積東華門廊火之
風焰扇熾須臾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藏匿
及曉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至春德門內
侍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前禁衛
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俊京奔退
作手闔門扉俊京差人守諸門令曰有自內
出者即殺之縝在直廬見火逼乃曰我平生
拙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
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乃使從者閉戶遠火而

死夜王步至山呼亭嘆曰恨不用金仁存之
言仁存卽金緣也侍從皆散唯近臣林景淸
等十餘人在王恐被害請禪位於資謙資謙
畏兩府之議未敢發言壽颺言於坐中曰上
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資謙意遂沮曰臣無
二心資謙以劉漢卿洪立功爲借將軍率兵
聽俊京指揮俊京使立功以軍卒六十餘人
擔柴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軍卒曰我等皆
王臣負薪燒宮非臣子之義遂從宣敎門竇
入見王王悅王以火猶將逼欲出會資謙遣

承宣金珦請出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
侍白思清奉祖宗神御納諸內帝釋院智井
中乃出西華門乘馬至延德宮吳卓導前俊
京役郎將張成拔劍突入執卓殺之又分遣
人執崔卓秀碩漢卿韋忠作甫麟及大將軍
尹成韓景將軍朴英梁仁史惟挺吳挺臣郎
將李需內侍崔藏貞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
灌老病不能行最後出至西華門外俊京使
殺之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尹先郎將丁寵
摠別將張成好侍從在南宮資謙請出之弃

王不得已從之皆殺之資讜又與後京議
龍作日直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
止將軍李禄千金旦金彥逃匿以免是日宮
禁焚蕩唯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内帝釋院
廊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直史館金
守雌獨負國史至山呼亭壯掘地藏之賴免
焚滅之甫縛拷禄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使
韓挦流遠地行至忠州韓斷支體埋路傍而
還流粲于遠地吳卓子升高碩芽甫俊奔
匿壯山使朴永跡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

資謙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虎將覆宗社汝輩皆姦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擧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膚奴手乎乃呼天即投岩下而死禄延蔡文之曾孫歲甲申從討女真頗有功為人無學術自謂有智而謀拙乃及於禍灌唐城郡人力學善寫績嘗知靈光牧清州皆有政聲為時輩所推○三月資謙還王于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大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池錫崇散員

權正鈞隊正吳含自山呼亭至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資謙欲殺之使郎將李積善牽出錫崇手執御衣袂呼請救王顧叱積善蹴其胸猶不釋御衣爲之裂僕頭亦觸楣而破之羨之甫在門望見王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寧諂事資謙王召湜寧曰錫崇等二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爲我請勿令殺後京從之流于遠地王升堂資謙與其妻

出拜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永命無所不至天地鬼神鑒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之黨鬱鬱無聊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僚移寓傍近寺館因循備員耳資謙後京威勢益熾其所施為無敢誰何

史臣曰消息盈虛天行也資謙之惡極矣其亡可立而待祿延等因人不忍欲除君側之惡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唐

李訓鄭注欲鋤翦宦官而不能克甘露之
變禍及國家其事略同固可嘆也已
李資謙贈拓俊臣守司空左僕射出所惡內
侍二十五人自是外家益横自朴昇中許載
而下諛佞附托威虐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
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俊京
上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王
曰俊京爲國公腹心至結婚姻而俊臣及純
旨爲官兵所害以是疑之遂密得吉兆思全
因往俊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在

天禍福可畏而資謙特借宮掖之勢爾無有
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永
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王教俊京曰惟
朕不明致此宄徒生事使大臣憂勞皆寡人
之罪也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與臣民
惟新厥德卿其更勵厥修無忘既往盡心夾
輔俾無後艱○台百官議事金可否皆言不
可獨李資謙拓俊京曰金昔為小國事遼及
我今既暴興滅遼與宋政修兵強日以強大
又與我境壤相接勢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

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問從之○癸巳黃霧
四塞○甲午日色如血○赦斬絞以下罪以
李拓之黨謂之衛社授職有差○遣知樞密
院事金富佾就拓俊京私第趣令視事仍賜
鞍馬先是李之彥奴罵俊京家奴曰汝主射
宁位火宮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爲官奴豈得
辱我哉俊京大怒走詣資謙家乃解衣冠
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顧資
謙遣之美公儀請和俊京罵曰前日之亂皆
爾等所爲何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見因言

欲歸老吾鄉王聞之有是命○夏四月壬如
安和寺李資謙扈從百官拜馬前資謙視之
自若王回望舊宮泫然淚下○遣鄭應文李
侯如金稱臣上表○以拓俊京爲門下侍郎
判兵部事李壽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資德
許載並叅知政事金富佾爲政堂文學李之
美判樞密院事金富軾爲御史大夫樞密院
副使○五月李資謙又命崔思全拓俊京討
之流資謙及其黨于外先是王移御延慶宮
資謙寓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内取軍器庫

甲兵藏之家中王嘗獨往北園仰天慟哭移
時資謙因十八子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
進妃密白于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令
妃進于王妃奉椀陽蹶而覆之妃即資謙第
四女也俊京既與資謙搆隙思金又乘間說
之俊京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俊京
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擧親親之
意謂何孫侯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
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
者趙毅以示俊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

至殿北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否德所致所可痛者太祖創業列祖相繼以至寡躬若為異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深恥也惟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珦珦號呼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乎俊京與珦率將校七人僚吏僕隷二十餘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柵木為棒自金吾衛南橋入宮毅迎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開廣化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以納之公壽即李壽也時巡檢都領鄭准晃率百餘人

入軍器監分授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少卿柳元湜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身擐甲冑急入宮王出天福殿門遲之俊京奉王以出資謙之黨射之俊京拔劒一呼無敢動者王入御軍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侯顯名資謙資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拘囚資謙及妻子於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珎守等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王出御廣化門使告于衆曰禍起蕭墻大逆不道賴忠臣義士擧義除害衆皆稱萬歲懽

呼折躍至有流竄者之義聞變率百餘人至
廣化門不得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金仁揆
入兵部亦不知資謙被拘及脫巡檢至兵部
執之義因檢點所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
延慶宮近侍先入淸宮僧義莊匿內寢執送
八關寶流資謙及妻崔氏子之元于靈光之
義陝州公儀珍島之彥巨濟之甫三陟義莊
金州之元咸從閤門祗候朴彪文仲經直長
朴永存安令梁麟冬官正梁獬內侍李叔晨
李芬大將軍金仔將軍池顥池碚巨郎將

忠瑛別將位好散員宋用中并兒息三十餘
人及官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彪最姦
黠諂媚貪饕凡聚斂附益皆其所為故射利
干祿者競賂之遂以巨富朝廷尤疾之戮諸
中道沉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之彥
家臣金冲枷于都市凡三日流之遠島其親
黨資德仁撥同知樞密院事金義元禮賓卿
李資元殿中少監朴孝廉內侍郎中王毅祗
候李存皆貶為守令○宣旨曰朕以幼冲承
襲祖業意欲倚賴外家事無大小一切委任

而縱為貪暴殘民害國朕雖知之無以防閑
患起倉卒判兵部事拓俊京倡義定難功不
可忘宜令所司論功懋賞軍器少監崔思全
同心密輔可并賞功○流朴昇中于蔚珍其
子深造等四人于南裔昇中與許載崔湜謟
附資謙無所不至立府置僚稱箋稱節皆昇
中所為至是諫官論斥○以拓俊京為門下
侍中俊京以越次固辭不拜○六月以拓俊
京為推忠靖國協謀同德衛社功臣檢校太
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戶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妻黃氏爲齊
安郡大夫人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及奴
婢一十口田三十結李公壽爲推忠衛社功
臣判吏部事金珦爲衛社功臣戶部尚書知
門下省事崔思全爲兵部尚書◎出許載爲
豐州防禦使子純爲金州防禦判官初諫官
論載與昇中同罪後京庇之至是乃坐物議
快之○王廢妃李氏納任氏爲妃時諫官累
疏言李資謙二女於上爲從母固不可以配
極王乃出二妃納殿中內給事任元敳女爲

妃妃母李氏門下侍中瑋之女也妃誕夕母
夢有黃大旗竪於其第中門旗尾飄縈於宣
慶殿鴟尾妃生瑋特愛之曰此女後當遊於
宣慶殿及笄平章事金仁揆子之孝聘之婚
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死以實謝遣翌日卜
人占窮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必為國母時
資謙已納两女聞其言惡之即奏貶元數為
開城府使居歲餘府倅夢太守廳事樑棟折
作太竇黃龍從竇而出詰朝倅具朝服詣元
數具陳其夢以賀曰使君家必有異慶公其

識之又王嘗夢得荏子五升黃癸三升以語
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也納任姓后妃之
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瑞也黃者皇也與
皇王之皇同癸者揆也與道揆之揆同所謂
黃癸者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
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其言果驗◉
秋七月宋遣閤門祗候侯章歸中孚等六十
餘人來詔曰朕居春宮十有餘載罔敢怠逸
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幾之煩爰
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

構之崇上皇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寇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遭此震驚以故未及與王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膺受顯冊屛翰之舊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命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于我道君太上皇帝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庶幾艱難有以敵愾耳王國與金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其巢穴以報

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絶之意耶金人者固嘗
臣屬於王以蕞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滅絶
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
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其刼質肅王
而去第命將士驅逐出境方將起天下之兵
問罪小醜王其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
誅夫糾逖王慝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
恩大忠也取亂攻昧誅討淫暴以伸威沙漠
之外大義也拓地開境覆其巢穴報讎驕不
臣之虜大威也一舉而三者皆得王何憚而

不為高爵厚賜朕於王無所愛惜王其勉之
使章在館又致書於王曰章等來時奉皇帝
聖旨祖宗行堯舜之道務本敎化與本國講
好幾二百年禮無不備我道君太上皇帝繼
而承之恩崇益厚比緣奸人啓議惹興邊事
使金人猖蹶興無名之師雜烏合之衆襲其
不備擾我中原恣行刦掠是時有勤王之師
數百萬大臣獻議曰不擊於黃河之南可邀
於大河之北正茲深入若大兵一擧則無遺
矣今皇帝登祚之初孝悌恭儉旰食晏寢任

賢使能崇信顧義未欲殄滅於是金人悔過
告和請路求歸沙漠主上因而賫之以金帛
為犒軍之具復有無厭之求窺伺河北關鎮
人神共怒事不獲已待以秋涼必興師討伐
乘此之時本國安可坐視若將兵境上共為
掃除是結無窮之好因茲成功別遣使人前
來王荅云本國自祖先以來承事上朝恭順
之誠未嘗敢怠神宗皇帝雖遠隔遼海而天
日之明無不鑑炤降使修聘恩禮尤厚道君
太上皇帝繼而承之待遇加等錫賚倍常實

百生難報之恩也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心庶幾萬一今者伏承奉使宣賛奏傳詔書以金人不道淫暴滋甚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令小國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誅孫自初奉讀不覺流涕惟金人之始也固嘗臣屬於我國而常以寇掠為事我國以邊鄙甫寧不欲生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要在羈縻而已我祖肅王代有酋長盈歌力以制羣兇威以降諸部雄視白山數侵吾境與達惠奴相繼而作凶勢益振

昨者被掠人自大金還來言上朝使臣到蕃
主禮數一如降使北遼之例又聽邊人之言
金人陷後契丹遂犯上朝地界皇帝以登祚
之初未欲殄滅因其請和而許之以中國之
大而如此況小國孤立其將安恃乎今年四
月特遣使修好已經累朔尚未回報載念本
國天災流行府庫焚蕩凡為禦戎之具靡有
孑遺方議鳩工以圖興復今詔書委曲諭示
此實雪舊恥報大恩之日也然以殘弊之兵
當新勝之虜恐非勉強所能及也但冀訓勵

師徒修整器械待王師臨壓彼境則獘國敢
不盡力相為表裏假托威靈助平戎醜孤所
願也天賚臨之惟奉使宣賚復命日宜以此
意奏聞○俟章還王附表以聞略曰言念小
藩世蒙厚德常願盡忠於報上豈能無意於
勤王忽奉讀於綍綸第難禁於涕淚宜即奔
命以待興師但為弊封本非勝國近經災孼
焚盡蓄藏其於儲待貨粮繕修器械必也整
齊而後動固難造次而可圖况又賊勢充強
未宜輕觸屬地險隘豈易長驅然帝命之臨

門理無回避俟王師之制敵少助威靈○九
月遣樞密院副使金富軾刑部侍郎李周衍
如宋賀登極○金宣諭使同僉書樞密院事
高伯淑鴻臚卿烏至忠等來金主勅伯淑等
曰高麗凡遣使往来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
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若一
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保州即抱州也○
冬十月王餞金使于大明宮附回表謝一依
事遼舊制○台還金槩為殿中内給事賜洪
灌金績智禄延子壻爵一級槩後改名安○

幸南京○十一月至自南京詔拓俊京圖形
功臣堂○十二月李資謙死於靈光郡○遣
衛尉卿金子鏐刑部郎中柳德文如金謝宣
諭表曰高伯淑至密傳聖旨保州城地今許
屬高麗更不收復竊以勾麗本地至彼遼山
平壤舊墟限於鴨綠累經遷變逮我祖宗值
北國之兼并侵三韓之分野雖講隣好未歸
故疆及乎天命維新聖王旣作見兵師之起
義致城堡之無人當臣父先王時有大朝邉
臣沙乙何来傳皇帝勅旨曰保州本高麗地

分高麗收之可也先王於是理其城池實以
民户當此之時雖小邦未嘗臣屬上國而先
帝特欲寵綏隣藩霈誥以訓辭賜之舊土及後
嗣之繼序遭聖德之承天備認德音恭修臣
職惟此東濵之寸土本為下國之邊陲雖嘗
見奪於契丹謂已拜恩於先代特推異渥仍
屬蕃封豈徒倖而致茲蓋遭遇之異甚深仁
大義不可名言綿力薄才若為報效惟當備
春秋之事守藝極之常舉邦國而樂輸傳子
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以金仁存

朩丁

為翊聖同德功臣檢校太師門下侍中監修
國史上柱國判禮部事

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春正月金遣高隨來賀
生辰自是歲以為常○二月辛酉謁太祖
真殿○三月金子鏐柳德文賫詔還自金詔
曰卿擇人來諭之前顧爲附屬禮會既通之
後益亮勤悰因嘉志在於畏天寧御懇綏而
賜地頃陳貢篚上主謝章繼闋之餘竊嘆雖
切尚託言於戶口未別奏我饗對旦其事事
以詮成患于世世而可信勅諭之言其或不

高麗仁宗一

之所得之地將何以憑諫官婁子錫入金不
能御下其從者與金人鬪傷朝廷詰讓執都
部署申錫杖之請治辱命之罪乃免官○西
京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說王設灌頂道場
于常安殿其術詭誕不可知○王與妃及兩
公主幸興福寺遂與宰樞近臣御樓舡于大
同江中流宴樂
臣等按 仁宗親經大難甫再正懲毖後患
之時況今資謙雖死而俊卿非純臣恃功
驕蹇國之安危未可知王宜兢業戒懼靜

以鎮之也而惑於妙清妖說遷幸西京流
連玩愒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曾不知
大盜潛伏於其側睥睨傍觀欲待時而動
自是頻年巡遊以爲常事不復疑阻逆覬
之謀幾於得售而王之得免豫且之禍幸
矣吁亦殆哉
命政堂文學金富佾講書洪範又命承宣鄭
沆講書說命周官○流拓俊京于巖墮島崔
湜于草島又流李侯進邵億鄭惟晃尹翰等
于遠地俊京旣去資謙恃功跋扈左正言鄭

知常知王忌俊京乃上疏言丙午春二月俊
京與湜等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吾軍士皆
免甲懽呼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
矢過黃屋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翌日
移御南宮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
臣罕有若此者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
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豈
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故有是命

臣等按 俊京起於微賤初無磊落奇節當
肅睿之朝有事女真前後數十戰獨立奇

功驟陞樞要仁宗卽位擢置宰輔倚任益
專及資謙犯順之日固結爲黨稱兵向闕
驚動乘輿矣及黃袍焚蕩宮室勦殺衛士
皆出俊京究謀資謙倚爲心腹一聽計畫
任其所爲然則唱惡者資謙而濟惡者俊
京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後與資謙有隙
資謙旣流已獨專擅雖仁宗復正大位民
心稍安而當初叛亂不測之心焉保其終
始哉又豈可以一時之功掩萬世大逆不
道之罪乎知常之疏其有見於此乎王當

明正典刑以謝神人可也今反曲全性命
只流于外以示姑息之恩將何以懲亂賊
而杜後世僭竊之患乎

命鄭知常講書無逸又名從臣及西京儒臣
二十五人賦詩賜酒食○王與妃及兩公主
御龍舟于大同江沿流宴樂命宰樞侍臣侍
宴○詔曰朕荷天地之景命襲祖宗之遺基
奄有三韓于茲六載智不能謀明無所燭災
變相仍略無寧歲去年二月亂臣賊子乘間
而起陰謀發覺朕不得已咸致於法自是引

咎責躬懃德多矣今以日官之議行幸西都深省既往之愆冀有惟新之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一曰方澤祭地祇四郊迎氣二曰遣使郡國廉察刺史縣令賢不肖以褒貶之三曰車服制度務從儉約四曰除冗官不急之務五曰勸農力田以給民食六曰侍從官各舉一人所舉無狀則罪之七曰務儲官穀以待救民八曰取民有制常租調外毋得横歛九曰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服勞十曰撫民安土無使逃流十一曰濟危鋪大悲院

厚畜積以救疾病十二曰無以官存陳穀許
配貧民強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強民舂
米十三曰選士復用詩賦論十四曰諸州立
學以廣教道十五曰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毋
得侵奪○夏四月庚午王子徽生○以文公
美爲吏部尚書韓安中爲尚書右丞韓沖爲
禮部侍郎文公裕爲閤門祗候李神倚爲千
牛衛上將軍鄭克永爲東京留守使林存爲
晉州牧副使崔巨鱗爲尚州牧副使公美等
皆資諒所流至是召還復職○五月流同知

樞密院事崔惟迪于慶州刑部侍郎蔡碩于
珎島縣○金富軾等至宋明州會金兵入汴
道梗不得入乃還初邊報傳言金人侵宋敗
北宋師乘勝深入金境於是鄭知常金安奏
曰時不可失請出兵應援宋師以成大功使
主上功德載中國史傳之萬世王以問金仁
存對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與
師旅以怒強敵且富軾將還請待之以察真
僞至是富軾還邊報果虛○贈左僕射洪灌
推誠報國功臣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知樞密
院事金鎮謚烈直○以金仁存判吏部事李
公壽判兵部事金富佾爲戶部尚書判禮部
事金珦檢校太尉守司空金富軾知樞密院
事崔滋盛同知樞密院事崔思全爲吏部尚
書知都省事○秋七月王至自西京推恩有
差○宋教練使張誂來○八月以李瑋爲中
書令○九月遣國子司業李仲知金賀天清
節○金宣慶使耶律居瑾張淮等來詔曰勅
敵奉天而廢立事蓋非常諸侯爲朕之蕃宣

理當誕告厥初汴宋請復幽燕密修浮海之
勤申結與鄰之好先皇帝曲敦盟至卽示允
俞曾無知施以固盟飜更納亡而構怨迨桓
纘紹復信云爲仍久示於含弘詎無聞於悔
禍以致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止勞將帥之一
征旋致窠巢之坐覆宗祧失守父子見俘載
惟積釁之深至宥易姓之事謂神器不可無
主議俾下新封況生民惟懷至仁共推舊室已
於今年三月宣諭元帥府差人押送趙主父
子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赴闕仍備禮冊命

以宋大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都於金陵於
戲獲盈貫之元惡于是諭成畢造物之全功
爾宜同慶今賜御衣帶犀金銀絹匹段等物
至可領也○冬十一月遣石峻如金謝賀生
辰李瑱賀正○十二月門下侍中金仁存卒
仁存平章事上琦之子性明銳少登科久為
内侍掌奏事睿宗在東宮讀論語仁存為侍
讀學士纂新義進講自幼力學老不釋卷一
時詞命多出其手資謙用事乞退家居資謙
敗王以睿宗遺命起為首相詔旨懇至仁存

不獲已視事諡文成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一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二

高麗紀

仁宗二

六年（宋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春正月召還李資謙妻崔氏○以崔思全為推忠衛社功臣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夏四月詔曰比來天文有變時令不調宜令有司慮囚赦二罪以下望祀國內山川饗耆老及篤癃疾節義孝順鰥寡孤獨賜物有差○帶方公俌卒于京山府資謙既敗王欲召還命未下而卒○詔曰流人拓

僞京雖坐丙午二月之罪而其年五月之功
亦不細崔惟迪緣坐子罪實非自作朴昇中
雖有罪以文翰歷仕累代頗著聲稱並許量
移田里僞京移谷州昇中移務安縣昇中尋
死○六月以崔弘宰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初
資諒之流韓安仁也弘宰與謀焉至是爲諫
官論駁故最後召○宋遣刑部尚書楊應誠
齊州防禦使韓衍等來應誠至碧瀾亭移牒
接伴所云貴國禮意勤腆若不預行開陳必
至虛有煩勞緣爲二聖在遠臣子不忍聽樂

除迎詔拜表曰外毋得用樂王迎詔于壽昌
宮詔曰數遇中微變生外圉肆朕纘紹方圖
敉寧惟三韓之舊邦實累世之輿國嚮煩信
使來效充庭乃緣艱虞久綏報聘想亦量其
多故當不替於素懷應誠等又劄云昔周室
多難或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文
既定王室因成霸業載之書典光耀無窮貴
國在海東最號為大世著忠順本朝待遇恩
禮加厚未始小衰此者時遇艱難國家多事
不料狄人用詐邀勤二聖遠征上下憂勞莫

遑寧處重念貴國秉禮重義方茲緩急義當
責望正仗大義勤王時也今皇帝初登寶位
遣使撫問國王就煩津發迎請二帝於拜詔
日已嘗一一面陳繼以公牒再煩申覆誠懇
備至諒蒙體悉貴國以謂去金道路險阻不
可前行在祖宗時金人嘗附貴國入貢當時
道路自通未聞不可行也貴國又恐金人亦
由此遣使然金人自破契丹後皆由河東山
北通使必不由此而來若貴國慮金人因此
生事應誠等今此奉使只是素隊百十人持

國書禮幣前去講和即非爭鬪貴國等津發
使人一行至界上先報知金人以聽可否或
裁減人數一切從之自是無由生事若使由
貴國之路迎請二帝則不虧二百年忠順之
義亦以報列聖眷遇之恩國家報功倍於疇
昔而四方諸國益仰令名信服高義實有無
窮之休惟冀國王謀及重臣協濟茲事無以
暴起之狄人遂失久要於華夏王以書答曰
本國自祖宗以來事大以誠故自神考至於
太上道君皇帝視同一家眞異恩厚禮豈易

名言伏聞二帝遠征擧國憂憤雖不能應時
奔問官守而臣子之心豈遑寧處且皇帝孝
悌羣公忠義必天地鬼神共相協贊豈使二
聖久勞沙漠皇帝初登寶位首遣侍臣傳詔
欲令小國津發前去迎請二聖使副又於傳
詔日一一面諭繼以公牒懇意備至敢不拜
命然女眞之始也分居部落未有定主故嘗
臣屬我國或隨我使人入貢上國此後漸致
強盛常為邊患近者陷沒大遼侵犯上國自
此兵威益大抑令小國稱臣仍約定禮數一

依事遼舊例小國不得已而從之然其俗好戰常疾我樂率上國近於疆界修葺城壘屯集兵士意欲侵陵小國如聞使節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非特如此必以報聘為名假道小邦遣使入朝則我將何辭以拒茍知海道之便則小國之保全難矣而淮南兩浙緣海之地得不慮其窺覦耶茍為不然小國豈敢恬不從命茲事實大非敢飾言惟使副曲察情衷少回雅意歸奏闕下○八月楊應誠等還王附表謝曰帝室多艱鑾輿遠狩但增驚

駭罔識端倪悵無路以奮飛阻問安於行在
分災救患當輸敵愾之忠雖力薄材難展勤
王之効憂媿滋劇神明所監非不知擧雙邑
以奔朝廷之教命盡微勞以答累代之寵靈
勢有未便事難自遂指白日以誓心兾皇天
之垂炤應誠等往復不已又答曰上朝先是
降詔令小國往諭女真來朝小國竊慮女真
不可使窺中國富盛不敢奉詔朝廷不以為
然遂多方招諭厚賜金帛彼既知中國虛實
窺心一動長驅深入騷擾京師小國與金國

疆場相接知情偽甚熟今使節由此而往則猜疑生隙禍不旋踵假令使節由此往彼彼必由此復禮又況其國東濱大海尤善水戰彼托以復禮審知淮浙形勢萬一具戰艦浮海而下擊其不意竊恐北若陸戰南若水戰首尾受敵為患必矣事至於此雖悔可追小國所以不獲奉詔者天地洞鑑不敢飾辭應誠等遂不受附表例贈宴幣衣襨禮物亦皆不納而去○遣禮部侍郎尹彥頤如宋上表曰聞兩聖之播遷舉三韓而悲痛既不能奔

問官守以申臣子之誠又未得首倡義兵以
徇國家之難今伏遇陛下起從元帥之府光
襲先王之基冀與臣民共迎鑾輅詔書下而
老幼垂泣德意形而遐邇宅心至誠感神豈
無厭應宸極反正今也其時臣屬室家焚蕩
之餘當軍國擾攘之際愧未遑於慶禮辱先
遣於皇華錐命出重嚴乃事難遵稟盖彼金
國接我鴨濱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害盞之意
常令窓諜以待釁端如聞伏節之假途則必
應時而生事或揚兵可畏而加責或復禮爲

名而請行在此路衝將何辭非彼衆我寡既難可以與爭唇亡齒寒又爲知其非禍豈徒今日之扼腕必有他時之噬臍職此多艱理非自慢伏望念臣內懷嚮慕憫臣外迫侵陵山藪示藏雷霆收怒小國有保全之幸上朝無藩屏之危率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齊晋之故事任厥土而作禹貢願不失青徐之舊儀◎宣旨曰朕幼年蒞位外戚專權作威作福多所中傷殺韓安仁流文公美崔弘宰等五十餘人朝廷爲之一空寡人至於孤立自

是多樹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侍貪僚及一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乃肆毒犯闕宮殿府庫焚燒無遺及朕出御延德宮凡在左右侍衛軍士或斬殺之或流竄之凶熖益熾禍變難測崔思全密諭拓俊京同心定策掃蕩兇逆再安宗社功不可忘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辛酉京僧妙清分司檢校少監白壽翰自稱知陰陽之術以詭誕不經之說眩惑衆人鄭知常亦西京人深信其說以謂上京基業已衰宮

闕燒盡無餘西京有王氣宜移御為上京乃與近臣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為上京則當為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為子孫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彛叙李仲孚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上奏曰妙清聖人也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一一問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容受則政成事修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金富軾參知政事任元敳承宣李之氐獨不署名書奏王雖持疑而以衆口力言不得不

信於是妙清等上言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
是陰陽家所謂大花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
幷天下金國執贄自降三十六國皆為臣妾
故有是行

臣等按 聖難言也後之為惡者必藉其名
而後動於惡知王莽假周公而居攝曹丕
比堯禪而代漢無他既指為聖人則人皆
惑而易濟其惡也今妙清壽翰叛逆之魁
知常指為聖人妙清壽翰既為知常之聖
人則知常亦為逢沭之聖人是一西京而

復何聖人之多也知常假儒者之名學聖
賢之道然欺天罔上誑衆惑世如此可勝
誅哉
王至自西京○遣吏部尚書崔濡衛尉少卿
宋觀如金謝宣慶○冬十一月移林原驛作
新宮命內侍郎中金安督役時方寒丐民甚
怨咨○十二月尹彥頤還自宋詔曰朕比遣
使軺亟馳殊域念父兄之遠狩邈川陸之相
望假道無從問安深切爰荷藩維之舊庶資
疆埸之通遼諭奏封備陳誠悃覽觀彌日慨

嘆在中顧孝友之思雖欲伸於已志然幾微
之慮亦當盡於人情既諒恭勤無忌屏衛○
金遣錦州管内觀察使司古德衛尉少卿韓
昉等來詔略曰宋太上皇趙佶少帝桓惟背
恩而失信故致討以就俘比詔詣於闕庭因
面數其過失然罪可釋愆可哀終棄絶之弗
忍惟名不正言不順亦爵號之既加已降封
趙佶曰昏德公趙桓曰重昏侯事既惟新理
宜誕告仍賜衣帶匹段銀器等物司古德等
親授語録略曰承樞密院劄字准奉聖旨保

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貴國必能
祗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
割賜爾後數歲貴國尚未進納誓表而據守
上項州城於理豈爲穩便王荅曰聞命不勝
感懼後當上表以聞
七年宋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春二月西京新宮成幸西
京入御新宮時或者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
請約齊國夾攻金滅之識者非之而妙清之
徒喋喋不已王竟不聽○三月御新宮乾龍
殿受羣臣賀妙清白壽翰鄭知常等言方上

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耶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聾空中之樂所不曾聞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知常憤曰此非常之嘉瑞宜書青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嘆也表竟不得上○王視國學釋奠御敦化堂命大司成金富轍講書無逸使起居郎尹彥頤及諸生講問賜宰樞侍臣學官諸生酒食學官諸生表賀○夏四月迎佛骨於大安寺置仁德宮

臣等按 斯道之與異端如陰陽之不雜涇

謂之自分也是以好文之主不好佛好佛之主不好文仁宗之幸西京既視學講經未數日迎佛骨於內殿何前後好尚之相反也蓋王好文之心輕且短好佛之心重且長故姑為是今日好文之事欲掩他日佞佛之誚耳何以知其然耶今年迎佛骨置仁德宮明年供佛骨於重華殿窮極侈麗名山勝地無處不設道場遊幸寺院史不絶書而未聞修明學校得人之盛也則好文好佛之長短緊可見矣

詔曰先王之法冠冕之式衣服之制上下有別尊卑不同逮德下衰法與時弊衣服無等而人不節儉我太祖之開國也克愼儉德景行華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今則上自朝廷下至民庶競華靡之風襲丹狄之俗往而不返深可嘆也今朕庶幾率先以革末俗其衆與服御之物皆去華尚質○六月忠州人劉挺弑其父中書門下奏曰忠州牧守及州吏不能教民請皆下吏降州爲郡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弑其父者殺其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止耳降州爲郡非古法也允之○秋八月御書籍所命承宣鄭沆讀宋朝忠義集先是王欲以聽政之暇與諸學士講學以壽昌宮側侍中邵台輔家爲書籍所裒集文書令大司成金富轍禮部員外郎林完與諸儒臣更直○九月戊申震西京重興寺塔○設百座道場于法王寺三日令內外齋僧三萬○冬十一月遣胡仁穎如金賀正盧令琚洪若伊進誓表曰使節賚來訓辭密諭俯僂聞命凌兢失圖竊以周官司盟掌其盟

約之法盟邦國之不恊與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而已至於衰季春秋之時列國交相猜疑不能必於誠信而惟盟誓之爲先故詩人譏其屢盟而夫子與其胥命伏惟皇帝陛下至德高於帝先大信孚於天下光開一統奄有四方大邦震其威小邦懷其惠惟是小邑介在方隅閒眞人之作與先諸域而朝賀故得免防風之罪辱儀父之襃畧請細故徒以殊禮錫之以邊鄙之地諭之以貢輸之式嚴命荐至敢不祗承誓以君臣之義世修藩

庚戌

屏之職苟或渝變神其殛之○名還太原公
侾侾曾爲資謙所逐至是召之授兼尚書令
上柱國
八年（宋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夏四月宋遣進武校尉王
政忠來詔曰惟王緬受基圖夙同文軌乃附
秉衿之訊願修貢篚之恭惟忠順以無他質
神明而靡愧屬聞聞聽良用嘆嘉俟休邊警
當問聘期毀晉館以納車麻無後悔閉漢關
而謝質非用前規○東山處士郭輿卒輿少
力學工文道釋醫藥陰陽射御琴碁靡所不

治登第累官爲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
即位以舊知徵置左右相與從容談笑唱和
謂輿久在禁中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
既而輿固求退居賜京城東若頭山一峯搆
室以居名曰東山齋王一日微行至山齋輿
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
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如此及毅王
遣近臣祭之命鄭知常作山齋記立石輿自
少不娶妻守洪州時私一妓遞期將滿使飮
藥詐言仙去潛携至京邑衷遺還又於山齋

嘗以婢妾隨之物議譏之○六月平章事金富佾以疾三表乞退改授守太尉判秘書省事柱國以金富軾判三司事○國學奏近年以來明經寢衰宜選取三十人以下入學養育兼差教導官叅上叅外各一員以勸學從之○秋七月御史臺奏國學養士太多供給甚費請簡留行修業成者若干人餘悉出之於是國學諸生詣闕上書曰夫崇學育才乃理國之本自三代而下先王之政必以是爲先務焉盖知所本也昔我孔子雖不得位周

流四方猶養三千之徒唐韓文公謫守潮州潮下州也猶曰州學廢久不聞業成貢于王庭亦郡之恥也乃命趙德秀才掌州學以聚生徒出已俸以給廚饌况我國家奄有三韓既富而庶興學校育人材風俗文物一變而至道今國家生徒其數不過二百人有司以為費財而欲削之豈吾君尊道崇儒之意歟且佛氏寺觀周遍中外齊民逃役飽食逸居者不知其幾千萬焉有司曾不是思而反欲詆之非公言至論也願陛下却而不用允之

○供佛骨於重華殿

史臣曰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韓愈極諫以爲事佛漸謹年代尤促盖事佛將以求福壽也勸之者似忠而沮之者似不忠矣卒至陳弘志之禍甚慘而唐室之亂實階於此然則愈之沮爲甚忠而勸帝迎之者爲甚不忠矣此已往之覆轍後世人主所當鑑也以王之賢不此之戒奉迎朽敗之骨置之嚴禁之地亦獨何心歟其後妙清一妖僧耳以西都叛兵連禍結尚賴忠臣

義士之力僅能殄滅所謂事佛求福者果
安在哉其得免弘志之禍者乃勤儉慈仁
任賢恤民之所致也佛亦何益焉
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為工部員外郎初李資
謙用事用山僧善譎言修葺弘慶院以僧正
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幹其事發丁州縣為
害甚臣及資謙致資富坐此配島惟奉佑素
結宦官僥倖復職唐愈固執不可上疏論駁
再三故貶秩後復為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
劫從失節其支黨夤緣苟免至宰輔者多唐

愈欲斥去之屢上書力爭曰雖聖上寛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唐愈言不忍盡棄大臣尋擢唐愈爲禮部郎中實奪臺職也唐愈改名兆基○幸西京○九月命置呵吒波拘神道場于弘慶院般若道場于選軍廳皆二七日從妙淸之言也○西京重興寺塔災或問妙淸曰師之請幸西都爲鎭災也何故有此大災妙淸慚赧不能荅俛首良久抽拳擧顔曰上若在上京則災變有大於玆今幸於此故災發於外而聖躬安

安信妙清者曰如是豈可不信也○冬十月
王至自西京命完聚拓俊京妻子○設無能
勝道場于選軍廳三七日從妙清之言也○
十二月詔侍從官各舉遺逸一人
九年(宋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春二月賜平章事致仕崔
思全甲第一區賜詔褒美○齊安公偦卒資
謙擅權猜忌宗室奏貶帶方大原二公偦乃
請除去衛從杜門不見賓客縱酒自晦故得
免○禁諸生治老莊之學○夏四月内侍少
卿金安奏取聖旨以白壽翰所奏天地人三

庭事宜狀傳示侍從官其狀書爲三本一附
省一附臺一附諸司知制誥令各論奏壽幹
自稱妙清弟子以詭譎不經之說于時惑衆
金安鄭知常至於大臣文公仁皆稱爲聖人
三庭之說亦類此○宋都綱卓榮來奏云自
兩浙至河北僅平安皇帝駐蹕越州改建炎
五年爲紹興元年王諭宰輔曰前者侯章歸
中孚來請援不能從又楊應誠欲假道入金
又不從自念祖宗以來與宋結好蒙恩至厚
而再不從命其如信義何崔弘宰等皆言豈

使告奏便○西京林原闕內自庭除沙土至
宮內幽深塵埃之處皆有鳥雀之跡人以謂
將爲丘墟鳥獸聚集之兆○停內外錦繡工
作限十年○制令百官各寫太祖誡百寮書
以訓子孫○禁庶人羅衣綃袴騎馬都中及
奴隷革帶○六月陰陽會議所奏近來僧俗
雜類聚集成羣號萬佛香徒或念佛讀經作
爲詭誕或內外寺社僧徒賣酒鬻葱或持兵
作惡踴躍遊戲可謂亂常敗俗請令御史臺
金吾衛巡檢禁止從之○制曰傳云國之將

與也視民如子將仁也視民如草芥故先王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去冬營宮三
道伐木民死於役者頗衆宜發官粟賻其妻
子○日官奏近來巫風大行淫祀日盛請令
有司遠黜羣巫詔可諸巫患之斂銀瓶百餘
賂權貴權貴奏曰鬼神無形其虛實恐不可
知王然之弛其禁○遣內侍李仲孚築西京
林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一曰護國白頭
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利菩薩二曰龍圍
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三曰月城嶽天仙

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剛索菩薩七曰甑城嶽神人實德勒叉天王八曰頭嶽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從妙清妖說也金安仲孚知常等以爲聖人之法利國延基之術

○秋九月以李公壽爲推忠衛社同德功臣檢校太師守太傅門下侍中崔思全守太尉門下侍郞平章事金珦爲衛社功臣檢校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郞同中書侍郞平章事並

仍令致仕○直門下省安稷崇右諫議李仲
中書舍人林存左司諫崔誠等奏東京持禮
使書狀官崔逢深本武舉人書狀非其任又
素狂言有輕金國之志竊恐生事不宜遣之
伏閣固爭三日王不允逢深與鄭知常交結
尊師妙清嘗上言陛下欲平治三韓則舍西
京三聖人無與共之即指妙清壽翰知常也
又大言國家與我壯士千人則可入金國虜
其主來獻其狂妄如此○金安等奏請致祭
林原闕內八聖鄭知常撰其文曰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實而
虛蓋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萬物惟土
德可以王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花之
勢創開宮闕祗若陰陽妥八仙於其間奉白
頭而為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現前恍
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命繪
事以莊嚴叩玄關而祈嚮其飾誣說如此

十年宋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始修宮闕平章事
崔弘宰及文公仁林景清董其役及開基妙
清使弘宰等宰臣三四人及勾當役事員吏

皆公服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劒立于四方牟
百二十人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
清在中以白麻繩四條長三百六十步四引
作法自言此太一玉帳步法禪師道詵傳之
康靖和靖和傳之於我臨老得白壽翰傳之
非衆人所知也○二月遣禮部員外郎崔惟
清閤門祗候沈起如宋上表曰屬兩聖之遠
征既不能奔問官守及大人之繼照又未得
稱慶闕庭鄉於戊申年國信使楊應誠欲假
道入金命雖出於重嚴事固難於承稟尋差

單介冒貢忱誠又於庚戌年王政忠來傳詔
旨有侯休邊警嘗問聘期之語臣體訓指之
丁寧不敢致朝宗之禮感恩靈之優渥切欲
伸歸嚮之勤遂陳螻蟻之心控告雲天之鑑
上尊周室媿莫追晉伯之前功內屬漢庭冀
不失朝鮮之舊事○幸西京時妙清白壽翰
奏曰上京地勢衰故天降災孽宮闕焚蕩須
數御西京禳災集禧以享無窮之業王問諸
日官皆曰不可鄭知常金安及大臣等曰妙
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王乃以妙清

為隨駕福田壽翰屬內侍駕至金岩驛路風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顛沛王執轡迷路或陷泥濘或觸拚石侍從失王所之宮人或有哭泣者及晩雨雪寒甚人馬駱駝死者非一妙清曰我曾知是日有風勅雨師風伯曰乘輿上道勿作風雨既許之而食言如此可憎之甚其誕妄類此○御騏驎閣命國子司業尹彦頤講易乾卦命鄭沆講禮記中庸篇又命題使大學博士郭東珣等十八人賦詩○夏四月守太尉判秘書省事金富佾卒其先

新羅公族也少力學擢第睿宗置寶文閣日與儒臣講論經史富佾雄辨折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文章華贍凡國家詞命必命潤色睿宗以富佾富軾富轍兄弟三人皆為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勑有司歲賜禀粟四十碩母以為既得諸子祿養此亦國恩不貲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及王即位權臣專國王誅流其黨乃相富佾富佾嘗患風痺累表乞骸從之為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又不事產業謚文簡○以鄭沆尹彥頤鄭知常爲

赴經筵講經並賜花犀帶一腰知常欲王長
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再疏請
修葺舊宮還御上京言甚切直王然之○三
御龍舟于大同江以睿宗忌月樂懸而不作
鄭知常奏禮有忌日不聞有忌月若有忌月
則有忌年矣請作樂以副都人之望從之○
閏月至自西京赦○賜崔光遠等二十五人
及第初平章事崔滋盛知貢舉吏部侍郎林
存同知貢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為
一家省官奏按耐古能字今以耐為韻非是

請命他人改試不允因命滋盛等更試又命
題云天道不閑而能久省臺又奏按禮記云
天道不閉而能久鄉本家語以不閉為不閑
者蓋謬誤耳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請
罷滋盛等停今年選舉王命只取經義論可
取者二十五人○初王之幸西京也妙清白
壽翰鄭知常等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
熟油沉于大同江油浮出水面望若五色令
父老檢校大師致仕李齊挺等五十人上表
請稱尊號建元因說王曰大同江有瑞氣此

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望以壓金國王以問李之氐對曰金國強敵不可輕也況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之言以決大議王然之至是壽翰等又奏曰大同江神龍吐涎作五色雲此非常之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平章事文公仁叅知政事李俊陽等審視之時有業油擔者告曰熟油泛水則有異色於是使善泅者索得乃知詐也○五月御史大夫任元濬等請追奪今年及第名牌改試不報元濬等退而待

罷臺空凡七日又國學生尹彦伯等五十人
上書請改試命國子司業李之氐諭諸生曰
謗訕朝政固有常刑今姑赦之汝等宜精修
行藝以待來選○崔惟清等還自宋回詔曰
朕省方南國通道東藩載嘉享上之恭重有
覲光之請歸視事於寧旅將效勤誠會諸侯
於塗山更慚寡德夔即乘輿之所幸以須信
使之來庭顧秋塞馬肥或戒嚴之未暇而春
潮舟艤庶利涉以無虞○六月罷崔滋盛林
存○秋七月復以崔滋盛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八月戊子大雨漂沒人家不可勝數
又水湧奉恩寺後山上古井奔流入國學廳
漂沒經史百家文書○同知樞密院事任元
敳上書請誅妙清等曰妙清白壽翰等肆其
姦謀以怪誕之說誑惑衆心一二大臣及近
侍之人深信其言上惑天聽臣恐將有不測
之患請將妙清等戮之於市以絶禍萌不報
○壬子彗星見八穀指東南甲寅指西北長
三尺○冬十月己丑暴風雷雨震開國寺塔
○十一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文公仁內侍禮

部員外郎李仲孚奉御衣如西京行法事時
妙清等云主上宜長御大花闕不則遣近臣
備禮儀設御座置御衣致敬如在則福慶與
親御無異謂之行法事○制曰朕以涼德獲
承祖業適當衰季累更變故夙夜勉勵庶幾
中興訓有之曰積數萬歲必得冬至甲子日
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今遇
十一月初六日冬至其夜半值甲子為三元
之始可以革舊鼎新爰命有司舉古賢遺訓
創西京大花闕咨爾三事大夫百官庶事共

圖惟新之政以增永世之休○制曰朕以幼
沖即位未堪家多難雖臨政願治凡所施為
不克當天心是以山崩泉涌變異繼作尚賴
耆舊忠義之臣立救之力革去舊釁一新政
理顧以不能處置事無大小輒害國體者多
矣然所大惜者惟丙午一事耳粵惟外家形
勢熾甚僭忒過度圖為不軌竊窺神器祖宗
基緒幾至墜失故出於不得已聽有司之議
徇法定罪噫大義滅親古亦有之然親親之
恩天性自然每一念來痛心切骨所謂黨與

者雖附權托勢豈其一切與圖不軌故數下
寛宥之令而有司必欲罪以不臣至使人心
扇動除已流竄者定罪書名史籍外凡所有
刑駁文薄愆黄之簿滌瑕垢如拓俊京罪惡
極重然其功亦有可録法當功罪相除可還
其子職田此亦罪人不孥之義也自丙午以
來下旨數四而有司不肯奉行臣不行君令
國體所以漸輕也自後各有敢言者以違制
論

十一年宋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 春二月册元子徹爲

王太子後改晛○遣韓惟忠李之氐如宋謝
恩至洪州海上遇風不達而還○夏五月詔
曰朕以薄德適遭厄會夙夜恐懼不遑寧處
今諫官奏曰京畿山野蝗蟲食松古人云臣
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
蟲食葉不黜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蟲食莖
蔽惡生孽蟲食心昔晉武帝寵任賈充楊駿
有蟲蝗此不黜無德之效也梁大同初蝗食
松栢葉京房曰食祿而不益聖化天示以蟲
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此公卿食祿無益之

應也請進賢退不肖朕求理雖切而德實不
類政弊民殘姦慝進用忠謹退藏此上天所
以降災也今宰輔羣公引古論列昌言讜議
凡內外官僚其貪污謀利暴惡懦怯者皆繩
以法有清白奉公節義殊異者宜各薦舉○
御崇文殿命平章事金富軾講易尚書使翰
林學士承旨金富儀知奏事洪彝敍承宣鄭
沆起居注鄭知常司業尹彥頤等問難富儀
即富軾也○命金富儀講書洪範尹彥頤講
中庸○六月制曰近來世道漸降風俗澆薄

不孝不友或棄孤幼去妻妾或居憂遊蕩父
母葬骨權攅寺宇至有累年不葬者宜令有
司撿察治罪如有貧不能襄事者官給葬費
○左遷平章事崔弘宰爲守司空右僕射弘
宰自言窮氓逐家産蕩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
惟清等上疏論弘宰貪虐亂法爲國巨害近
年以來旱蝗並作此盖貪邪在位蠹國病民
所致也宜加黜罰以答天戒乃左遷以李俊
陽代之○秋七月御壽樂堂命金富軾講易
乾卦又講泰卦○門下侍中致仕李瑋李瑋

侍中靖恭之子父子相繼為冢宰女適任元敳生王妃門户貴盛而殖貨吝嗇○冬十一月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裕等上疏言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恠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孚宦者庾開結為腹心屢相論薦指謂聖人又有大臣從而信之是以主上不以為疑正人直士皆嫉之如讎願速斥遠言甚切直不報仲等退而待罪○十二月台臺諫復職

十二年（宋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以妙清為三

重大統知漏刻院事賜紫○二月幸西京駕至大同江御龍船宴羣臣忽北風暴起帷幕器皿皆震動天氣大寒王遽起更衣促駕入宮○三月移御大花闕駕初發暴風揚塵人馬不能前流星墜地大如斗○王至自西京○以孝經論語分賜閭巷童稚○夏四月甲辰大雷雨震將作監注簿崔孝淑又震樹木四十餘株○五月國子司業林完上疏請誅妙清略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言為難聽言非難而行言為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天下可謂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祇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而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人君所以上荅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黷天而已書曰天無私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天之於人相去遼絶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饑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震雷特異天之譴告如此是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切欲扶

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徒事於齋醮不側身修行以荅天戒耶其道不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已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聞先生長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覸其躬行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宦官給事擇其謹慎者不過數十輩以備洒掃內侍必選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

富故倉粟陳陳家給人足時號太平此我朝
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
倍數於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
削誅求加之以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譏使貫
諠者見今日之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
哉伏望陛下以至誠行善政抑左右欺蔽之
姦絕陰陽怪誕之說日慎一日爲萬世無疆
之休臣觀妙淸作亭姦詐欺君罔上與宋朝
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左道眩惑上皇以速
禍亂此陛下所親聞也陛下寵信妙淸左右

近習以至大臣交相薦譽以為聖人根深蔕固牢不可拔自起大華之役今已七八年而災變疊至天必以此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姦臣而違天意乎願斬之以荅天戒以慰民心○禱雨于廟社山川王謁太祖真殿流涕而告曰臣實不德不能率先王之憲政不足以亮天地和陰陽是以天降之災二月雹四月霜加以雷震人物四十餘所彌月不雨赤地千里餓殍相枕罪實在臣蒼生何辜庶幾洗心悔過祖訓是式詩曰父母先祖胡

寧忍子伏望聖慈眷顧召集和氣鼓舞萬靈
霈然下雨使予小子與羣臣百姓並受其福
神亦永有所依是日赦○戊寅地震雨血于
廣州○六月己卯東京地震○辛巳御大明
宮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金富儀講月令○甲
申震西京大花闕乾龍殿
臣等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乎疢疾仁宗身經李拓之亂備嘗艱苦宜
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智識而復為妙清擧
弄何哉如清特一妖妄賊兒耳其說荒恠

不經在中智之人必皆憤懟嗟罵而仁宗方且深信而酷好之釀成西京之禍社稷幾不自保嗚呼危哉仁宗五年幸西京淸始以道場干王六年復幸又以風水說王創宮闕七年之幸勸王稱帝建元淸之兇謀既極而天之警告仁宗者未嘗不惓惓懇至八年之幸始有重興塔之災至九年林原新闕有鳥跡之怪十年駕至金岩大風晝晦迷失其道十二年駕至大同江暴風作惡發御大華闕亦有大風流星之變

加以正月繁霜大雷雨以震司業林完上
疏切諫而王猶不省復有今日大華乾龍
之震嗚呼天之於仁宗譴告精切如是其
丁寧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淸旣又勞民
動衆三年而後僅能平之王雖噬臍尚何
及哉
御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鄭沆講詩七月篇○
秋七月命寶文閣直學士尹彥頤講月令○
以安興亭下海道爲衆流所激又有石堆之
險往往覆舟或有獻議由蘇大縣境鑿河道

之可通漕路乃遣內侍鄭襲明發旁郡卒數
千人鑿之竟未就○八月御明仁殿命翰林
學士金富儀講書說命○九月幸長源亭時
妙清之黨固請西巡欲濟逆謀王下兩府議
之金富軾奏言今夏雷震乾龍殿不是吉兆
避災於此不亦左乎況今西成未收車駕若
出必至蹂禾非仁民愛物之意乃與諫官上
疏極言上曰所言至當朕不敢西行乃以日
官所奏出御是亭○十二月右正言黃周瞻
希妙清鄭知常意奏請稱帝建元不報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二